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德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智利地震	克莱斯特 (1)
大理石雕像	艾兴多夫 (18)
劳伦茨小姐	海涅 (49)
帕格尼尼	海涅 (75)
年轻的英国人	豪夫 (86)

智利地震

克莱斯特

智利王国的京城圣地亚哥，在 1647 年发生一次大地震，死亡了好几千人。在这次大地震时，有一个年轻的、因犯罪而被控告的西班牙人，名叫叶罗尼摸·鲁格拉，正监禁在牢狱里，他这时恰好靠着监牢的一根柱子旁边站着，想上吊自杀。汉理克·雅斯德隆先生是城内最富有的一位贵人，曾经聘他任家庭教师，大约在一年以前，因为叶罗尼摸同他的独生女瑛秀斌谈恋爱的原故，才把他解聘的。他已经再三警告过女儿；有一次他们的约会是给他傲慢的儿子假装关切而探听出来了，便泄漏给这位老绅士知道了，这件事使他大发雷霆，就把瑛秀斌送到圣母山上嘉帽尼姑庵里安插。叶罗尼摸却晓得利用一个侥幸而偶然的机遇，在这里把关系重新地连络起来。在一个秘密约好的夜间，他将尼庵的花园变成他充满幸福的阳台。时逢圣体节的一天，女尼们庄严的游行，后面跟随着一班女尼徒，恰好开始，这时，不幸的瑛秀斌在钟声叮当齐鸣之下，感觉阵痛，便倒在大教堂的石级上面。这桩怪事引起人非常的注意；人们把这个年轻的女罪犯立刻送入监狱里，毫不顾虑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她刚好临产过，大主教便吩咐，对她提起最严厉的控诉。在城里，人家谈起这件丑事，非常的愤恨；那个发生这件丑事的尼姑庵，人们把

它攻击得这样厉害，以致虽有雅斯德隆的家庭出面求情，而女主持也因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平素的品行无可责难之处，很欢喜她，甚至亲自出面疏通，都不能把寺院法律加临于她的严厉处置减轻一点。她被判决火刑烧死；唯一可能办到的事情，便是总督下了一道非常的命令，把火刑改为斩首，圣地亚哥的太太们和小姐们对于这种变通的办法却非常的愤慨。执刑队伍所要经过的街道，房屋的窗口给人家租订下来了；他们拆去屋顶；城里虔诚信教的小姐们邀请她们的女伴，要彼此亲密的伴着，参观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好把戏。叶罗尼摸在那个时光也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当他晓得这些事情这样突然转变的时候，着急得要发狂。他想办法逃走，却空想了一场：不管他想出怎么最大胆的方法，他到处总是撞到门闩上，碰到壁头上，他曾经试过，想铨开铁栅窗户，可是被发觉了，反而被关在一个更坚固的监牢里了。他跪倒在圣母的像片面前，以无穷的热诚对她祷告，说她是现在唯一还能拯救他的人。但是可怕的日期来到了，使他心里相信他的处境是绝对的无希望的。钟声叮当地响起来了，一直陪着瑛秀斌一路到刑场上去，绝望的念头填满了他的心灵，他觉得生活之可憎恨，就决意要用一条偶然留下来的绳子自缢而死。像上面已经说过了的情形，他正靠着一根墙上的柱子站着，在一个镶在柱子突出的线条之上的铁圈子上面，系紧那根叫他脱离这个苦海的绳子；就在当时，骤然之间，轰隆隆的一声，好像天翻地覆一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毁灭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埋葬在它的废墟之下。叶罗尼摸吓得麻木了；好像他全部的知觉被粉碎了，他当时立刻抱紧那根要在这里寻短见的柱子，免得跌倒在地上。土地在他

的脚底下动摇，监狱的一切墙壁裂开了，整座房屋歪倒着，朝着街道这个方向倒过去，它慢慢地倒下去，幸亏对面的一座房子也倒了过来，碰到一起，堆成一个偶然的拱起来的形状，才阻止了监狱房屋全部倒塌在地上。叶罗尼摸，浑身颤抖，毛发竖立，双膝几乎站立不住，拖着脚步，滑过倾斜的地板，滑向一洞口，这个洞口是两栋房屋倒在一起的时候，在监狱的前壁打通的。他刚好逃到外面来，轰隆隆地，又震动了一次，这整条已经破坏了的街道便完全倒塌到一块了。糊里糊涂地，他不晓得自己怎么样才能逃出这个普遍的浩劫，他便爬过瓦砾和断梁，向最近的一个城门口赶去，这时死神从四面八方他这里袭来。这边还有一栋房子倒塌下来，把砖瓦抛得老远，把他赶进了一条旁街；这边火焰已经舐穿了一切的屋脊，一股股的浓烟涌出来，吓得他赶快闪入一条别的街道；这边马波歌河跳出了它的河槽，滚向他的面前来，波涛怒吼，又把他赶进另外的一条路去。这边躺着一大堆被击毙的人，这边还有一个人声在瓦砾堆下呻吟，这边有些人在从燃烧着的房顶上面，对着下面喊叫，这边有些人 and 牲畜在同波浪搏斗，这边有一个勇士努力在救人，这边站着另外一个人，面如死灰，不作一声，对着天空伸出一双颤抖的手。叶罗尼摸赶到城门口，爬上对面的一座山头以后，便晕倒在地上了。在这样最厉害的昏迷状态当中，他大概卧着有 15 钟之久，最后又清醒过来，爬起身来坐着，背脊向着城里。他摸摸额头和胸口，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当时从海上吹过来的一阵西风，吹醒了他再造的生命，他将目光向圣地亚哥周围繁盛的地带扫了一眼，感觉到说不出的快活。只是到处看得见的张惶失措的人群，使他心中难受。他不明

白，怎么一回事会把他和他们带到此地来。等到他转过身来，头额碰到地上，感谢上帝对他不可思议的拯救。好象这个深深印入他的心灵而凄惨的印象把他心中一切从前的印象都挤出去了，他觉得这条可爱的生命，充满五光十色的现象，现在还保得住，因之狂喜而哭出来了。等到他一眼看见手上的一只指环，他骤然间也想起璜秀斌来了；连带着便想到他坐过的监狱，在那里听到的钟声，和监狱尚未倒塌前的一刹那。深沉忧郁的气氛又填满了他的胸怀；他未免悔恨他祈祷过上帝，而且觉得这位超然云外的神灵令人颤栗。他混到人群里面去，这些人为抢救自己的财产，从城里四面八方冲出来的，他放大胆量，半吞半吐地向他们打听雅斯德隆的女儿有什么消息，她是不是已经被执刑了，但是没有人给他详细的答复。有一个妇人背着一大担的家具，几乎把脊梁背压到地上来，而怀里还系着两个孩子，她在走过去的时候说，好像是她亲眼看见了：她已经被斩首了！叶罗尼摸转回头去，他把时间计算一下，他自己对于执刑一层并不能够怀疑，于是自己在一个孤寂的树林里坐下，任自己万分悲伤。他希望自然的破坏暴力最好再降临到他身上。他真是莫名其妙，他悲哀的心灵所寻找的死神，当它在许多刹那的机会当中，从各方面自动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要解脱他，他为什么反而逃避开呢？他下了最大的决心，现在假使像树林子连根拔起，它们的树梢倒在他的头顶，他也不躲避开了。他痛哭了一场以后，在热泪之中，忽然又激起了一线的希望，他便站起身来，向四面八方打量这个郊野。每座聚满人群的山头，他都察看一遍；有所有的道路上，逃难的人流还在上面起伏的道路上，他碰见无数的人群；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件

女人的衣服在风里飘动着，他便颤栗地走了过去，但是没有一件衣服遮盖着的是雅斯德隆可爱的女儿。太阳又将落下去了，他的希望也就随之而幻灭。这时他走到一块岩壁的边缘，望到一个广阔而只有人数不多的山谷里去。他穿过一队一队的难民，踌躇不决地，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他已经想又回转身去，突然间在一个灌溉这个峡谷的水源旁边望见一个妇人正在水中洗净一个孩子身上的污泥。他看见这个景象，心房跳跃起来；他早已料到了几分，便跳过一些石块，走下深谷里去，喊出声：“你神圣的玛丽亚圣母呵！”而认出了是瑛秀斌，刚好她听见响声，畏缩地回转头来看看。这两个遭难的，一种奇迹把他们救出来的人，互相搂抱着，感到何等的乐趣！瑛秀斌在出发受刑，已经离法场很近了，忽然房屋轰隆隆的倒塌下来，把整个执刑的队伍给冲散了。她当时心慌意乱，向着最近的城门口奔去，但是为时不久，她的神志又清醒过来了，她就掉转头，赶到尼姑庵里去，她孤苦无援的小儿子是被遗弃在这里的。她赶到这边，看见整座庵庄已经包围在火海之中。庵主曾对她发过誓，在她生命中最后的一刹那，要替她照料这个婴儿，这时她正站在门前，喊人救出这个孩儿的性命。瑛秀斌不知害怕，冲入迎面扑过来的浓烟，撞进这座已经从四面八方倒塌下来的房屋。好像众天使们庇护着她一般，她立刻带着那个孩子，又跑出大门外来，丝毫未曾受伤。女主持双手抱着自己的头颅，瑛秀斌正要晕倒在她的怀抱里，这时有一部分屋顶倒塌下来，把女主持和差不多所有的尼姑给打死了，情形极惨。瑛秀斌看到这种惨事，吓得倒退几步。她赶忙地替庵主把一双眼睛合上，惊惶万状地，带着这个上天赐还给她的可爱的孩儿从

死亡当中逃出来。她走不远几步，便也碰到大主教的尸首，有人刚才将它从大教堂的瓦砾堆里拖出来的，砸得不象样子。总督府倒塌了，判决她死刑的那座法院在火焰中燃烧着，她父亲的住宅所在地变成一个湖，蒸腾出红色的蒸气。瑛秀斌拿出所有的力气来，镇静着自己。她抑制着心尖上的苦痛，带着她的胜利品，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走着，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差不多走到城门口时，她也看见叶罗尼摸关在里边受罪的监狱倒塌成一堆废墟。看到这样景象，她的脚步站立不住，神情惶惑，要在一个拐角处昏倒。在这一瞬间，一栋因震动而已经全部离槽离缝的房屋忽然在她背后倒塌下来，吓得她又向前面逃命。她吻着她的孩儿，挤掉眼中的泪珠，对于周围的惨像不再注意了，赶到城门口来。她站在郊野时，便断定：躲在毁坏的房屋底下的人，并不是个个必然被打死的。她在下面的一条支路旁边停下脚来等候着，看看除去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福利普以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别的人在她的面前出现。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人走了来，而难民的群众却越来越多，她拔起脚步，继续地前进，走不多时，又转过身来，又等候着。她泪落如雨，最后潜入一个黑暗的为松树遮盖着的深谷中，要替那她相信飞到九霄云外的灵魂祝告一番，不料她在这峡谷内找到她的爱人，这种快活真是说不出来，这里好比是乐园一般。她悲喜交集，现在把这一切的经过讲给叶罗尼摸听，讲完了以后，她将孩子递了过去，让他亲吻。叶罗尼摸把他接了过来，用一种无可形容的父亲的欢乐玩弄着他。孩子望见生人的面孔，哭了出来，他却亲亲热热地在他的嘴上吻个不休。这时，美丽的夜晚降临了，充满奇妙温和的香气，这般雪亮和宁静，这样的景象

只有一位诗人才会梦想得出。沿着峡谷的泉水旁边，在月色照耀底下，到处有人们卧倒在地上，用青苔和树叶准备好一个柔软的卧处，恢复这样苦恼的一天的疲劳。因为许多可怜的人们总还在那里悲伤，这个哭他破坏了的房屋，那个哭他失去了的妻子儿女，另外一个哭他一切的损失。于是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便潜入一个更茂密的树林里去，免得他们心中说不出来的欢乐之声妨碍别人。找到一棵茂盛的石榴树，枝头结满累累香甜的果实，遮盖了一大片地方，有一只夜莺栖息在树梢上面，唱着它快乐的歌声。叶罗尼摸坐到这里树身旁边，瑛秀斌怀里抱着福利普一齐坐到他的怀里，他们大家坐好，拿他的大衣遮盖起来，凝神地休息着。他们还没有入梦之前，望着到处透出光明的树影在他们头顶上慢慢地移动，月色在黎明以前，又渐渐地惨淡无光了。他们彼此要谈的有许多话，谈起在庵庄花园里的情形，谈起在监狱里的经过，谈起他们彼此因为对方而忍受过的痛苦；他们并且联想到，人世间发生了多少的灾难，他们才得有今天的快活，这不免使得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决定，在地震一停止的时候，立刻动身到新城去，瑛秀斌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住在此地，她希望可以向她借到一笔小款子，便用这笔钱大家乘船到西班牙去，叶罗尼摸母系的亲戚住在这里，他们要在此地快快活活地了结他们的一生。办法决定了后，他们互相狂吻一阵，这才睡觉。

他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看见在他们的附近有好几家人正在火旁边准备一个小小的早餐。叶罗尼摸正在想着，用什么办法也找些食物给他的家人受用，当时有一个衣服整齐的男子抱着一个孩子，走到瑛秀斌面前，

恭恭敬敬地问她：她是不是情愿暂时喂这个可怜虫吃一点奶，他的母亲受了伤，睡在那边树下。瑛秀斌看出他是一个熟人，不免露出一一点张惶失措的样子；但是这个男子误会了她这种神情，于是继续地说：“瑛秀斌太太，不过只要喂他吃一阵工夫。这个孩子自从我们大家遭劫以后，一遍奶还没有吃过哩。”她便回答说：“费南铎先生，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别的原故，在这般大难的关头，谁还有一点东西，他没有不肯拿出来分给旁人的。”说了这番话，她便把小客人接了过来，将自己的孩子递给他的父亲抱着，把他放到怀里。费南铎先生对这样的殷勤，很为感激，便问：他们是不是情愿加入那边的团体，那边现在正在火边准备一顿小小的早餐哩。瑛秀斌回答说，她很乐意接受这番好意，叶罗尼既没有什么异议，她便跟着那个男子走到他的家属那边，费南铎的两个姨子，她晓得她们是人格高尚而年轻的太太，她们很诚恳地，很亲热地招待着她。费南铎的夫人媛玮，两脚受伤躺在地下，她望见她饥饿的孩儿睡在瑛秀斌的怀里吃奶，便和颜悦色地拉着她坐到身边。费南铎的岳父白德乐，肩上被打伤了的，他也很和气地对着她点头。

在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两人的胸中却引起了一些奇怪的思想。他们看见人家把他们这样亲密和气地招待着，他们真是不晓得，对于过去的事情，对于刑场，对于监狱，对于钟声等等应该怎么想法。他们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呢？大家被那可怕的打击震撼以后，似乎彼此都互相谅解了。他们在回忆当中，只能想到这里为止，不能再回想下去了。爱丽莎白呢，她的女朋友昨天曾约她去看热闹，而她拒绝了，只有她有时出神地望着秀瑛斌，但是有人讲起一件新的凄惨的事件时，

才又将她脱离现实人世的灵魂招引回来。有人讲，城里有第一次震动以后，立刻看到街上挤满了许多产妇，她们就当着大众男子面前分娩；又有人看见僧侣们手里拿着十字架在城里乱跑，胡乱地喊叫着：现在世界末日来到了！有一队卫士执行总督的命令，要一座教堂把房屋腾空出来，便有人回答他们说：智利现在没有总督了！总督在最恐怖的时候，不得不下命令，筑起一些绞首架，阻止盗窃横行。又有人讲，有一个无辜的人从一栋烧起来的房子的后门逃了出来，房东不问青红皂白抓着他，而即刻也被吊死了！这时瑛秀斌替媛玮夫人不断地料理她的创伤，媛玮夫人便趁大家七嘴八舌谈得正热闹的时候，遂利用这个机会，问问瑛秀斌：她在这个难日究竟怎么度过去的。瑛秀斌抑制住自己心中的悲哀，将经过的情形，大概地对她讲了一遍，不由得看见泪水涌在这位夫人的眼眶里。媛玮夫人抓着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向她示意，不要再讲下去了。瑛秀斌这才觉得自己投身在一些有同情心的人群当中。有一种她无从控制的感觉告诉她说，过去的昨天，不管它带到世界上来有多少的灾祸，对她是一件仁慈的行为，苍天一向对她还没有施与过这样的恩惠。的确，正在这凄惨的刹那之间，人类所有物质的财产毁灭了。整个世界好似要掩埋起来，反而人性本身好比一朵美丽的花，似乎要怒放。目光所能望到的一片荒野，看见社会中各层阶级的人物杂乱地睡地一起，王侯与乞儿，贵妇与农妇，官吏与工人，僧侣与尼姑：大家混杂在一起，互相怜惜，互相帮忙，将自己抢救出来，以维持生活的一点东西，心甘情愿地分赠给别人，好像这次普遍的灾祸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们变成了一个家族。平时在咖啡桌旁边所作的无聊的谈话资

料，没人提起了，现在所谈的都是一些非常作为的好榜样：平素在社会中不为人所注意的人物，现在变得好比罗马英雄一般的伟人；讲不尽的勇敢行为，不避危险，为同人牺牲自己的性命，把它看得犹如一些不值钱的东西，随便抛弃掉，好像随时又可以把它找回似的。没有一个人在那天不看见一件动人的事情，或者自己没做过一件侠义的事，所以在每个人心中的痛苦是融合着这么多甜蜜的快乐，它简直无从说得出来，普遍幸福的总数，是不是在一方面增加了，而在另一方面却减少了，它是不是分配得不均匀？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两人在心里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地想透了以后，叶罗尼摸搭着瑛秀斌的手臂，以一种说不出来的乐趣，带着她在石榴林子的浓荫之下踱来踱去。他对她说，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和一切制度的颠覆，他将到欧洲的決心放弃了！总督对于他的事一向是肯帮忙的，倘若他还活着呢，他要跪着哀求他，他希望同瑛秀斌留在智利，说这句话的时候，同她接了一个吻。瑛秀斌回答说，她心里也起了类似的念头；假使她的父亲还活着的话，她决不再怀疑，父亲会对她谅解，而言归于好的；她劝叶罗尼摸，宁可转到新城去，不必跪在总督面前求情，在那里书面地向总督进行开恩释罪的手续，如果失败，码头近在跟前，随时能够起程，假使事情如愿以偿，从那边再回到圣地亚哥来也并不难。叶罗尼摸把这番话稍微考虑了一下以后，也赞成这样聪明的办法，带着她在树林里穿来穿去地走了一会，把未来的快乐时光再前后细想一番，这才同着她回到那个团体那边去。

在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光到了。地的震动停止了，流浪的难民的情绪不过才又安定下来一会，当时已经有个消息传

播开，在地震时唯一保存下来的铎米尼克教堂，该教堂的大主教要亲自主持一个庄严隆重的弥撒，祷告上苍将来不要再降祸灾。民众们已经从各地动身，潮水一般地赶到城里去。在费南铎先生的集团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参与这次典礼，是不是应该跟着大队群众一齐去呢？爱丽莎白夫人有几分不安的模样，提醒大家说，昨天在教堂里发生过多么大的一桩祸事；这种谢恩弥撒日后一定还要举行的。在那个时候再参加，感情方面可以感到更大的愉快和安宁，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瑛秀斌感到几分兴奋，立刻站起身来说，她平素没有比现在，正逢上帝这样的发挥它不可思议而伟大的威力的时候，更迫切地感到要跪到创造者的面前祈祷。媛玮夫人热烈地表示赞成瑛秀斌的意见。她坚持地主张，大家应该去听弥撒，并且叫费南铎率领大众前去，于是大家，爱丽莎白也在内，都站起身来了。但是他们看见爱丽莎白喘息得好厉害，迟疑着略事准备一切，以待出发，便有人问她，感觉到什么不好受，她回答说：她不晓得为什么，心里有一种恶兆的预感。媛玮夫人便安慰她一番并且请她不如留在她和她生病的父亲身边。瑛秀斌便说：“爱丽莎白夫人，那么请你替人带着这个小宝贝，你看，他又跑回到我的身边来了。”爱丽莎白夫人回答说：“我情愿。”正预备把他接过来；可是这个孩子对于这样非礼的待遇，哭得好厉害，绝对不情愿接受，瑛秀斌便笑着说，她只好把他留在身边了，吻着他，让他又安静下来。费南铎很喜欢瑛秀斌的人品十分崇高、殷勤，遂把手腕递过去给她；叶罗尼摸抱着小福利普，牵着孔斯丹夫人；其他属于这个团体的众人跟在后面走，这个队伍依着这个次序向着城里去了。他们走了还不到

50步，有人听见爱丽莎白喊：“费南铎先生！”看见她匆匆忙忙地在后面追赶上来。她这时已经同媛玮夫人激烈而秘密地谈过了一番话。费南铎先生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等待着她，并没有把瑛秀斌放开手，她站在相当的距离，好像是等着费南铎迎上面来的神情，费南铎便问：她有什么事情？爱丽莎白夫人露出不情愿的样子，走近他的身边，低低地对着他的耳朵里说了几句话，让瑛秀斌无从听得见。费南铎先生问道：“还有哪？那可能发生的祸事吗？”爱丽莎白夫人带着一副惊慌失措的面孔，继续对着他的耳朵里叽咕了几句，费南铎先生的脸上泛起一阵红色，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回答说：“好吧！媛玮夫人尽管放心！”说完就牵着瑛秀斌走了。

他们赶到铎米尼克教堂时，大风琴已经奏出很美丽的音乐，不晓得有多少人在里面波动着。拥挤的群众一直站到教堂面前广场的大门口，10来岁的孩子们攀在高墙上画框子里面，手里拿着帽子，露出一副紧张的目光。所有的大花灯统统燃上了烛光，四面八方地射出光芒，在黄昏的暮霭当中，柱子投射一些神秘的阴影，在教堂的最尽头有一面用五彩颜色镶成蔷薇形状的壁窗，夕阳照在上面，照得好比晚霞一般的火红。大风琴的乐声现在停止了，在整个会场里，弥漫着一片沉寂的空气，好像没有一个人的心胸里会发出一种声响。从来还没有这样的热情，从一座耶稣教的大教堂内冲向天空，好像今天在圣地亚哥城中铎米尼克教堂内的情形。而没有哪个人的心灵会比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两个人表现出更热烈的情绪。庄严的典礼以说法开始，有一位年纪最长的高僧穿上礼服，站在法坛上演说。他先将上帝颂扬和感谢一番，便把颤栗而为袍子裹着的一双手高高地举起来对着天

说，现在还有人类站在世界上这块变成废墟的地方能够向上帝喘息地祈祷，真是意想不到。他讲述了一番由万能者所示意而发生了的事情；世界末日不会比这更恐怖凄惨；他称昨天的地震不过是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说话时，他并向着教堂的裂罅指了一下，全体集会的人们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寒而栗的恐怖。他接着用传教士善于说话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讲到该城伤风败俗的事；他攻击一些为索多摸和戈摸拉两个古城尚未见过的丑事^①。他说这座城市现在还没有从地面上消灭干净，这不能不感激上帝无限宽宏的度量了。叶罗尼摸和瑛秀斌听见这番演说，内心早已破碎，不料高僧趁那个机会把在嘉岷庵的花园内所发生过的罪恶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这番话好比利刃一般穿透他们业已裂碎的心肠；他继续地说，他看见世人容忍姑息这样的事，真是罪大恶极；他指出这两个罪人的姓名，诅咒他们，要求恶魔将他们的灵魂带到地狱里去！孔斯丹夫人轻轻地拉了叶罗尼摸的手膀一下，便喊了一声：“费南铎先生！”但是费南铎答复得这样的有力而又这样的秘密，正如两者所能够结合的：“夫人，你别多说，你也别让眼珠转动，你装成好似要晕倒的模样，我们便马上离开教堂。”不过孔斯丹夫人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巧妙的解救办法，便有一个声音大声喊着，打断了高僧的演说：“圣地亚哥的市民呀，你们远远地躲开一边，这里就站着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啊！”正当恐怖的气氛包围着他们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声音惊慌地问：“在哪里啊？”一个第三者接着说：“在这里！”便穷凶极恶地一把抓着瑛秀斌的头发，往地下拖。如果费南铎不扶着她，她同费南铎的儿子几乎摔倒地上。费南铎喊着：“你们发疯了吗？”一面把瑛秀斌拉紧在

身边，接下去说：“我是费南铎·欧迈兹，本城司令官的儿子，你们大家认识他的。”“费南铎·欧迈兹先生么？”有一个鞋匠站近在他的面前，叫了出来。这个鞋匠替瑛秀斌做过鞋的，至少把她认识得这样清楚，好比她瘦小的双脚一般。他露出一副无耻傲慢的神气，转过脸去问瑛秀斌：“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费南铎听见这样的问法，不免失色。他忽儿畏缩地望望叶罗尼摸，忽儿把目光向全体民众溜了一眼，想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人认识他的。瑛秀斌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之下逼得喊出来：“白狄理罗师傅，你别误会，这个并不是我的孩子呀！”说这句话的时候，现出心灵无限的恐怖，望着费南铎先生接着说：“这位年轻的先生是费南铎·欧迈兹，本城司令官的公子，欧迈兹司令是你们大家认识的！”鞋匠问：“你们老百姓，谁认识这个青年人？”好几个围拢着的人又问了一声：“谁认得叶罗尼摸·鲁格拉？请他站出来！”当时凑巧得很，小约翰被这些嘈杂之声惊醒了，从瑛秀斌的怀抱里抬起头来，扑向费南铎的怀里。即刻有人喊：“他是父亲！”另外一个人又叫：“他是叶罗尼摸·鲁格拉！”接着第三个人叫嚣：“他们是亵渎上帝的罪人！”“你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你们用石头打死他们！”聚会在耶稣教堂的全体耶教徒异口同声地咆哮起来！现在叶罗尼摸挺身而出：“你们别动手！你们这帮没有人性的东西！你们既然找叶罗尼摸·鲁格拉：他就站在这里！放开那个人，他是不相干的！”

这叫嚣激愤的一群人听见叶罗尼摸的话弄得莫名其妙，吓呆了；好几双手放开了费南铎先生。当时有一位高级的海军军官赶了过来，挤开这伙骚动的人群，张口问：“费南铎·欧迈兹先生！你碰见什么为难的事啊？”他现在完全恢复自